



华夏文明之源

考古发现



LONGMA SHIHUA

陇马史话

侯丕勋 /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侯丕勋，1938年生人，1965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西北边疆史地、西北史地等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西北史地探赜》等专著。

题 签 - 连 辑
出 版 人 - 吉西平
策 划 - 马永强 王正茂
项目执行 - 李树军 党晨飞
责任编辑 - 马 强
美术编辑 - 马吉庆

华夏文明之源
考古发现



LONGMA SHIHUA

陇马史话

上架建议 历史 > 文化

ISBN 978-7-226-04847-4



9 787226 048474 >

定价：35.00 元



华夏文明之源

考古发现



LONGMA SHIHUA

陇马史话

侯丕勋 /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马史话 / 侯丕勋主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10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6-04847-4

I. ①陇… II. ①侯… III. ①马—文化—甘肃省
IV. ①S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7593号

出 版 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马 强

美术编辑：马吉庆

陇马史话

侯丕勋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9.5 插页2 字数123千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226-04847-4

定价：35.00元

目 录 Contents

001	前言
007	一、远古的马类化石
	(一) 原马类化石
	(二) 三趾马类化石
	(三) 庆阳马类化石
	(四) 和政马类化石
011	二、丰富多彩的岩画马与古墓壁画马
	(一) 岩画马
	(二) 古墓壁画马
023	三、巧夺天工的石雕马、砖雕马、 陶制马与彩绘木马
	(一) 山丹石马关石雕马
	(二) 清水县的砖雕马
	(三) 清水陶制马与秦安三彩陶俑马队列
	(四) 武威的彩绘木马
028	四、代代相传的神马故事
	(一) 伏羲“龙马”的传说
	(二) 张掖马蹄寺的神马蹄印迹

- (三) 敦煌白马塔故事的由来
 - (四) 甘谷麦垛山金马驹的传说
 - (五) 会川葬马寺的来历
 - (六) 兰州水磨沟侯家峪“千里驹”的传说
- 037 五、誉满天下的陇原铜马
 - (一) 武威铜奔马
 - (二)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马俑仪仗队
 - (三) 甘谷东汉铜铸马
 - (四) 张掖铜马
 - (五) 定西出土的双马咬斗铜饰牌
- 048 六、遍布陇原的民间养马
 - (一) 少数民族养马
 - (二) 汉族家户养马
- 059 七、久负盛名的官府养马
 - (一) 周孝王使秦祖非子养马汧渭间
 - (二) 名垂史册的秦国养马业
 - (三) 山丹马场名扬天下
 - (四) 历代牧马监为强军保国做贡献
- 077 八、汗血宝马的新故乡
 - (一) “渥洼马”的发现及其影响
 - (二) 东汉段颍获得的“汗血千里马”
 - (三) 十六国吕光获得的汗血马与舞马
 - (四) 北宋蒋之奇获得西番汗血马
 - (五) 汗血宝马在陇原留下的足迹
- 083 九、脍炙人口的军中名马故事
 - (一) 霍去病坐骑沙漠中刨出“救命泉”

	(二) 三国吕布、关羽胭脂马鏖战群雄
	(三) 唐代尉迟恭“千里追风”战骑救秦王
093	十、铸就汉藏友好关系的“互市马”与“差发马”
	(一) “互市马”
	(二) “差发马”
101	十一、呈现新生机的“普氏野马”
	(一) “普氏野马”概况
	(二) “普氏野马”的历史遭遇
	(三) “普氏野马”呈现新生机
106	十二、展现少数民族新风貌的赛马盛会
	(一) 天祝藏族的赛马盛会
	(二) 玛曲藏族的赛马盛会
	(三) 肃北蒙古族的赛马盛会
	(四) 肃南裕固族的赛马盛会
	(五) 阿克塞哈萨克族的赛马盛会
	(六) 碌曲藏族的赛马盛会
	(七) 舟曲藏族的“跑马节”盛况
116	十三、古诗盛赞陇原马
	(一) 诗赞汗血宝马
	(二) 诗赞边塞战马
	(三) 诗赞邮驿马
	(四) 诗赞丝路马
	(五) 诗赞民间马

前言

历史上的甘肃，习称“陇”，又称“陇上”，是一片广阔而神秘莫测的土地。对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国人了解和认识得还很不够、很肤浅，诸如华夏祖先何以在陇山以西地区出现和形成？炎黄部落当初为何以陇山地区为居地然后东迁中原？秦人何以兴起于陇山以西，进而征服东方六国？西域人曾长期经甘肃境内丝绸之路去中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却不能把势力发展到甘肃和中原？如此等等，都是由于有陇上（因当代人的习惯，我们在文中仍称甘肃）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对以上种种史地之奥秘，我们殷切期盼史地专家们逐一破解，使国人真正认识甘肃这片神秘莫测的广阔土地。在这里，我们仅就孕育在这片土地上的丰富的马文化问题予以初步说明。

—

自古以来，甘肃大地草场面积广阔，养马业繁盛，既有千万年前马化石的遗存，也有野生马的活化石

“普氏野马”在当今的繁衍；既有民养马，也有官养马；既有民间耕田马，也有军队战马；既有本土马，也有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既有正史记载的马，还有古诗吟咏的马。根据民间传说、文献记载、壁画所画和出土文物所证实，历史上甘肃境内所生存马匹非常之多，并有大量统计数字保存至今。在甘肃历史上各种马中名马不少，而且都有着动人的故事，部分马的故事确属脍炙人口，影响深远。所以，历史上的甘肃堪称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名马故事的地方。

我们的这本以历史上颇带故事性的马为主角的普及性读物，着意反映甘肃大地深邃马文化源流、表现形式、地域分布和人文内涵等，至于揭示史地奥秘的重要任务，拟留待专家们的学术著作去完成。

二

甘肃大地，从西周以来三千多年的自然环境条件看，子午岭西麓、陇东黄土塬沟谷、崆峒山区、陇山西麓、洮河流域山地沟谷、祁连山区、河西走廊绿洲、甘南高原、陇南山地沟谷等地，都分布有优良牧草，加之冬季气候并不十分严寒，夏季气候也不太炎热，降雨量较为适中，从而先民养马的条件颇为优越。

在历史上，甘肃地区的先民具有悠久的养马传统，从考古发掘资料得知，甘肃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养马最早的地区之一。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遗址考古资料表明，遗址中多有马骨出土，而国内其他地区遗址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周穆王西巡时，活动在古代甘肃地区的部族曾向穆王“献马”、“献良马”、“献食马”。古本《竹书纪年》还载，周“夷王命虢公伐太原戎，获马千匹”。《诗·小戎》诗句中，曾言及骐、牡、駟、騶、駟、驎、驎等 7 字，反映 7 种颜色与驾位的马。据《韩非子·十过》记载陕、甘养马情况：秦穆公发兵护送重耳回晋国时，曾派“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当时，一乘车由四匹马

牵引,故共用马 2000 匹之多,再加“畴骑二千”,秦穆公送重耳共动用马 4000 多匹。《左传》昭公元年(前 541 年),秦景公公子“咸”为避政争之祸奔晋时,“其车千乘”,即带 1000 辆车、4000 匹马。这说明先秦之时,陕、甘地区的养马业已经是相当发达了。

自秦汉至近代,甘肃地区人口一直较少,很多宜农、宜牧地区尚未进行农业开发,今属甘南高原、祁连山区、苏北县境和乌鞘岭等地历代一直都是游牧民族生活地区。生活在草原地区的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都以畜牧为业,马是他们所牧养的主要牲畜之一,而裕固族和哈萨克族,还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在历史上,马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完全是相互依存、难以分离、共同发展的历史。

自西汉开拓西域起,丝绸之路自东至西横穿甘肃大地,这自然为西域的汗血宝马来到中国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古代甘肃地区属西北边疆,多次战争发生在这里,因而多有大群军马的牧养和军中名马的出现。

以上诸多因素,决定了古代甘肃地区养马地域广,饲养马匹多,从而由各民族人民与马共同创造、演绎并流传下来的故事和相关文物也比比皆是。

三

在甘肃大地上曾经存在过的众多名马,不断被载入各种史册,这为我们后人了解和研究历史上众多名马提供了便利条件。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在甘肃大地上存在过的名马,大体可以分为军马、民马和汗血宝马三大类:

军马是历史上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东汉马援说得好:“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自古以来,甘肃大地上优越的自然环境,为牧养军马提供了适宜条

件。军马有的由政府大群牧养，也有先是民间牧养而后一批批征调为军马。西汉武帝时，著名将军霍去病打败河西走廊匈奴，夺取胭脂山牧场，并在此地为汉朝牧养军马，进而成为国内牧养军马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军马场。历史上在子午岭、陇山等地曾经设过牧马监，为多个王朝牧养军马。从唐代到清代，西北地区的吐蕃、藏族所牧养的马匹，通过“茶马互市”与“差发马”途径变成了军马。在甘肃大地上生存过的军马中，有不少是名马，尤其那些独匹军马还有着生动故事，被国人千百年传颂。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坐骑，在沙漠中刨地出泉，被誉为“救命泉”；三国时，产于甘肃省康乐县的胭脂马成为吕布、关羽的战骑，屡次参战，征讨群雄；唐代尉迟恭的坐骑“千里追风”，在天水“刨”地出泉、飞奔玄武门救秦王李世民的故事脍炙人口。

民马是历史上分布甘肃大地最广、数量最多的马匹。古代甘肃境内游牧民族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等以畜牧为生，牧养着大量马匹，成为甘肃养马业的主体。藏族牧养的“河曲马”古今闻名；藏族在乌鞘岭、裕固族在祁连山区、哈萨克族等在甘新交界地区草原牧马，都为甘肃历史上的养马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汉族地区农民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放牧或家养大量马匹，同样成为甘肃历史上养马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自古就生活在甘、新、蒙交界地区的野马（今称普氏马），自20世纪以来业已成了闻名世界的野生马种。

汗血宝马是在甘肃历史上留下美名的一种优良马种。早在西汉武帝时，在当时人们尚不知汗血宝马之际，有人便从敦煌渥洼池（今月牙泉）边捕获了野生汗血马。自西汉通西域以来，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在二千多年历史上经过河西走廊一批批进入中原，并在甘肃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西汉以后，在甘肃境内发现的单个汗血宝马也不在少数。据文献记载：东汉段颍从西蕃地区获得一匹“汗血千里马”；五凉时，吕光得到龟兹

国所贡献的多匹汗血宝马；北宋时，蒋之奇从西番获得一匹汗血宝马等。看来，甘肃地区与历史上的汗血宝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四

在历史上，甘肃各地各民族人民都十分喜爱马、牧养马、绘画马、铜铸马，同时又崇拜马神，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马文化，并有不少流传至今。

以岩画形式存在的马文化，多见于河西走廊和靖远县等地区。在嘉峪关黑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众多岩画马，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先民社会生活的客观资料。从武威雷台汉墓中，曾出土了造型奇异、艺术价值极高的铜铸奔马，为今人了解汉魏时期人们的风俗与铸造工艺提供了客观依据。从嘉峪关魏晋墓中曾发现很多墓画，在墓画中画有不少马的形象，这些不仅反映了当时画家的绘画技艺，而且从中可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社会生活。

赛马是甘肃各游牧民族人民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充分体现了悠久的草原马文化。历史上，甘肃的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与蒙古族等，多在民族节日举行赛马活动，如速度赛、走马赛、叼羊赛、捡哈达赛、骑射赛、马球赛、“姑娘追”等比赛。数千年来传承不绝的这些赛马形式，主要不在争名次，而是重在娱乐，显然其文化意蕴特别浓厚。

咏马诗在历史上的大量出现，提升了传统马文化的水平，扩大了传统马文化的影响面，强化了传统马文化的生命力。据载，当汉武帝得到从敦煌渥洼池边捕获的野生汗血马后，写了一首《太一之歌》，歌曰：“太一沉，天马来，霑赤汗，沫流赭。志倏傖，精权奇，籥浮云，晔上驰。体容与，迢万里，今安匹，龙为友。”汉武帝这首诗，称颂天帝为赐福人间，将流着血、能腾云驾雾、日行万里、唯有龙才能成为它朋友的天马降落到大地。在历史上，还留下了大量诗人赞颂古代甘肃马的诗篇，使甘肃的马文化更加丰

富多彩、内涵深邃。

民间马神信仰习俗反映了甘肃传统马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广泛基础。在古代历史上,甘肃各民族人民都与自己的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同马建立了深厚友谊。在古代有着“天马”、“龙马”说法,人们很早就神化马,称马为“马王爷”,并在各地建“马王庙”,每逢民间节日,有人就去“马王庙”烧香叩头。民间还有人在给小女孩拜干爹时,拜“马王爷”为干爹等等。看来民间的马神崇拜业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马文化业已与民间习俗融成了一体。

一、远古的马类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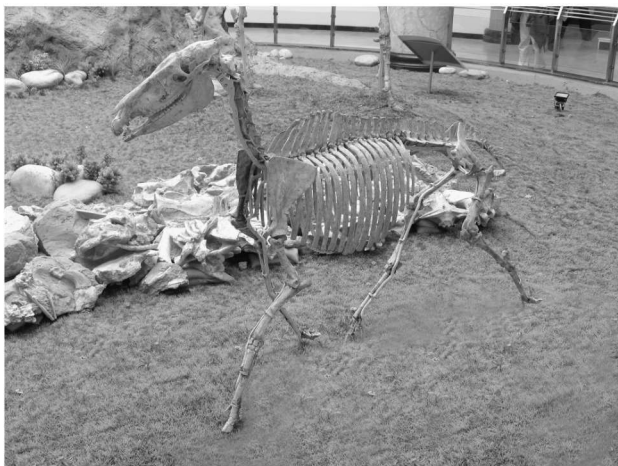
甘肃的马，若要从源头上讲，不仅年代久远，而且一时难知其详。国内外古生物学工作者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从世界各地地层里共发现了一百多种马类化石，经过对马类化石的研究，学者们将马的进化史划分为始祖马、中马、原马、上新马和真马等五个阶段。在甘肃大地上最早出土的古马类化石尚处在原马阶段。

（一）原马类化石

在甘肃省境内出土的原马类化石，是原马中一种叫安琪马的马化石，多出土于广河、和政、平凉、秦安、庆阳等地。原马类化石所在的地层，经测定约在距今一千多万年前的中新世中期。据对化石材料分析，那时的陇东及临夏地区，陆地随亚欧板块相碰撞而



甘肃出土的原马头骨化石 |



| 三趾马化石骨架复原标本

渐渐隆起，造成气候较前期干燥，两区内森林稀少，出现了大片草原。新的生态对安琪马的白齿开始产生影响，主要是它们逐渐地改变食源，即由食鲜嫩多汁的树叶逐渐改变为食干

草。虽经漫长时期进化，但安琪马的前后肢仍为三趾而非今日适宜奔腾的单趾。这便是甘肃境内马的源头即“原马”的简况。

（二）三趾马类化石

上新马出现于距今一千万年以后的上新世初，它身体趋于高大，各个部分生理构造已与现代马相当接近，牙齿比原马更进化，前后趾仍为三趾，但仅中趾显露，余两趾逐渐退化，已开始用单蹄着地奔跑，我国著名的三趾马曾生活在这一时期。我国三趾马有许多生物种，多以地名命名，如贺丰三趾马、中华长鼻三趾马、李氏三趾马、东乡三趾马等。甘肃河东、河西地区普遍发现各种三趾马类化石，甚至在青藏高原北端海拔高达 3200 余米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也有大批三趾马化石出土。而这类马及共生动物多在海拔 500~1000 米左右的地区活动，足见自上新世以来甘肃西部与青藏高原相邻地段至少抬升了 2000 余米左右。甘肃省博物馆现正展出的一具三趾马化石，身高约 110 厘米，身躯长 130 厘米，颈长约 50 厘米，头略呈三角状，长约 40 厘米，这是“真马”的化石。

(三) 庆阳马类化石

现代类型的真马最早出现于上新世末至第四季初，当今世界上的马、驴和非洲斑马都归这一属。它们有了善跑的单蹄，分工完善而复杂的牙齿，呈流线型的高大身躯和较发达的大脑，适于在空旷的草原上快速奔跑。甘肃大地这一时期发现的有德氏马、庆阳马、普氏野马、埃氏马、真马等的化石，其中在庆阳、环县、华池等地都曾或多或少有这类化石的出土。

庆阳马类化石主要产于庆阳巴家嘴水库岸边，此地出土化石非常丰富。据专家们研究结果表明，庆阳马生存在距今 250 万年前后，此时这一带出现了冰期，按理说气候应偏冷、偏干，事实上气温确实是低一些，但并不干燥，东南季风还能够深入这一地区，带来大量水汽和降雨量，处于一种温度低、湿度大的状态。当地生长着稀树、灌木丛及大量的草本植物，属一种湿润草原生态环境，大量动植物在这一环境中生存。不难看出，当时庆阳地区的气候环境还是比较独特。

庆阳巴家嘴动物群含有丰富的马科化石，包括长鼻三趾马和真马。在真马中发现有两个新种，即庆阳马和王氏马。这两种具有相当独特的性状，明显不同于其他马属化石。庆阳马的肢骨纤细，已发现的所有早期马属中，它的肢骨是最纤细的，但仍保留有一些原始性状，如浅的眶前窝、沿鼻骨中缝的深沟、长的上颊齿原尖和深的下颊齿外谷等。

(四) 和政马类化石

和政县域内所出土的马类化石，主要有三趾马的化石与真马的化石两大类。三趾马是因这种马的四蹄都有三个趾而得名。三趾马的中趾粗，趾端出现了坚硬的蹄，在行走、奔跑时着地，而其侧趾已退化、较小，不着